

七日談

（北京篇）

隨着春節到來，「年味」越來越濃，臘月間不同地方的「臘八粥」、「吃刨湯」、熏臘肉臘腸、掃揚塵、打糍粑、寫春聯、送福字……令人興味無窮的節目一個個挨次上演。

不同於從前的是，如今只要一打開手機，外賣軟件上就會看到紅艷艷的「年菜預製包」，在輪番推送溫情上線。所居住的城市小區裏，人們張羅着掛上一串串紅燈籠和小彩燈，除夕一到就會大放光彩。擦淨的公告欄裏，新貼了禁燃禁放的溫馨提示，來往的人群觀看着，會心一笑。而鄉村的日子，到了年關將近之時，便由平時的寧靜變得喧鬧起來。

中華大地南北東西的春節習俗各有風情，但那一縷縷期盼的雀躍，卻是情懷相通。東北的「忙年」招人喜歡，從屏幕上也能感覺到，殺豬菜的香氣漫出了二里地，碼在大缸中的凍梨、凍柿子，藏着黑土地獨有的甜蜜。江南的年味裏浸着水鄉的軟糯，把日子過得滋潤的人家不想去買現成的糕點，願意使出十分的氣力自打年糕，看那白花花的米粉在木槌下白亮如銀，用心打點歲月的樂趣便一陣陣油然而生。在我的家鄉長江三峽一帶，「過年」的喜悅自我童年時便深深浸透了心靈，娃娃對年的味道比大人敏感，那些妙處，是最有趣的記憶。我曾寫過一篇散文《娃娃過年》，一次次咀嚼那份甜甜，越是時光長久，越覺味道深長。

對於嶺南一帶的人來說，最亮眼的「年味」或許便是令人驚艷的花市。曾聽當地的朋友介紹，嶺南「行花街」的習俗，早在南漢時便有了萌芽，至明清時期，花市與藥市、香市、珠市並稱廣東四市。廣州城五羊門外的花渡頭，載着滿船春色入城，《南海縣志》上曾記載年暮花市「遊人如蟻，至徹旦云」的盛景。

「未行過花街不算過年」，那一縷縷花

香，承載着嶺南的「年味」。當年，著名散文家秦牧也總在迎春之時走上一遭，並觸景生情寫出《花街十里一城春》的美文：「這時分，銀燈高照，人流滾滾，夾着笑語喧聲，湧入花市彩門。這個夜裏，平素害怕擁擠的人也不怕擁擠了，往常夜間足不出戶的人也來逛花市了。百數十萬人，像趕集似的，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，爭着賞花買花，也可以說是情趣盎然了。」歲月流轉，然而人心相通，而今大灣區的花市更是奇彩紛呈，不僅在廣州、深圳，就連香港澳門，以至台灣，也都把「逛花街，行大運」的美好祈願縈繞在「年味」之間。

當然，「年味」蘊藏在那些美妙的習俗裏，同時也在一趟趟奔赴的歸途上，在親人們的團聚時，還在對美好未來的期盼之中。

一年一度的春運，早已從綠皮火車進入了飛馳的高鐵，山海阻隔不了親情的相融，拼車返鄉、「反向春運」，也成了年輕人的新選擇，我國自主研发的北斗導航系統為無數遊子指引着回家的路。扛着行囊的務工者、捧着電腦的白領、身着校服的學子，帶着一年的辛勞積蓄，提着爆紅的特產，疲憊的心靈會隨着飛駛的列車而漸漸奔放。詩人戴叔倫曾嘆「一年將盡夜，萬里未歸人」，而漂泊的悵惘此時在手機微信群裏變作「平安抵家」的消息，化開了嘴角的一抹笑意，只覺路短情長。

團圓是春節最為熾熱、動人的「年味」。環繞於父母身邊，吃一口家常熱飯，聽幾句溫情的嘮叨，年夜飯的餐桌，是一歲中最溫暖的風景，杯盞交錯間，斟滿了新春的祝福與期許。數字時代有了更便捷的傳遞方式，家人們舉起手機，定格年夜飯的豐盛、貼春聯的歡喜，發給遠方未能歸鄉的親友，讓團圓的暖意抵達每一個牽掛的人心中。

寫春聯、貼春聯。從千年前驅邪祈福的樸

素祈願，演變為兼具文學底蘊與民俗溫度的文化儀式。春聯的淵源可追溯到周代的桃符，南北朝時期，「春帖」興起，人們於立春之際將吉祥單句書寫於紙上，張貼於門楣，成為春聯橫批的前身。「新年納餘慶，嘉節號長春」，五代十國時期的後蜀主孟昶題寫的這幅對聯，被公認為中國最早的春聯。對仗工整、平仄協調，琅琅上口，從驅邪到納福，寄託着人們的願景，如今每到歲末除夕，城市鄉村的千家萬戶，都會在自家門前張貼新的春聯，或是「紫氣東來迎百福，祥光北至納千祥」，或是「書香入室春風暖，勤奮臨門喜事多」，總歸都是美好的寄寓。

除夕夜裏，「兒童強不睡，相守夜歡嘩」，詩人蘇軾寫到的《守歲》至今仍是生動的寫照，除夕夜家人圍坐，守的是辭舊的不捨，也是迎新的期盼。除夕的燈火中，鞭炮聲褪去了幾分喧囂，多了幾分文明與雅緻，電子煙花、燈光秀成為城市喜慶的新選擇。

「年味」的浪漫，在正月間會達到高潮，元宵節那天，一盞盞花燈綴滿街巷、點亮庭院，手工藝人巧手紮製的花燈次第亮相，形態各異、寓意吉祥。兔子燈憨態可掬，龍燈氣勢磅礴，鱗爪分明，馬年少不了駿馬奔騰，於光亮中奮蹄昂首，令人振奮。我曾寫到三峽一帶的元宵燈會：「這一天娃娃所在的縣城會大張旗鼓地玩龍燈，上碼頭、下碼頭，金子山、河對岸，玩龍燈的各有一班，在街心打開了擂台，隨着震天的鑼鼓，全城都在沸騰。美女姐姐扮了蚌殼精，躲在彩燈閃閃的蚌殼裏，殼一開一合，逗引得娃娃們只想

往裏鑽。那姐姐紅衣綠褲，粉團團的臉兒，半天不出來，娃娃的脖子都伸疼了，卻是神秘誘人得很。一旁伴着蚌殼精的少年，拿着一把扇子，搗過來舞過去，最後終於用一根紅綱牽出了俊俏的蚌殼精，娃娃隨着大家一陣歡呼。」

推鼓兒車的姑娘，歌唱得脆生生的：「我的鼓兒車啲，依啲喂，拜新年啦，啲依喂」，這些歌詞，街上的人都能倒背如流，因此每到「依啲喂」時，大家都會跟着吼起來，像是從前「下里巴人，和者甚眾」，峽江裏的回聲經久不息。還有划龍船，「正月裏是新年，妹妹我去拜年，金拉銀兒索，銀拉金兒索，陽鵝叫啊叫着鸚哥，妹妹要過河，是那個來推我嘛？」眾人一聲吼叫：「我們就來推你嘛！」

呵，這一層層韻味十足的「年味」，帶給人們多少歡樂，多少希望。「年味」在山河之間深藏，在人民生活中流淌，一年年的，冬去春來，滋潤着人間。馬年來臨，讓我們在令人沉醉的「年味」中汲取智慧和力量，以龍馬精神，護衛國泰民安，歲歲安康。



▲丙午年春節彩燈展正於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。
香港中通社

器上春秋



善治若水
胡恩威

我站在博物館的玻璃櫃前，左右兩側，是兩個朝代的呼吸。左邊，是一隻宋代的素色茶盞，天青的釉色像是從一場清晨的薄霧裏凝結出來的，沒有絲毫火氣，只有溫潤的、內斂的光澤。碗身找不見一筆多餘的描畫，線條簡淨得如同山脊的剪影。右邊，是一件清代的粉彩大瓶，瓶身上，牡丹、錦雞、雲紋、回字，一層疊着一層，用金線勾了邊，用礬紅點了蕊，熱鬧得彷彿能聽見集市裏的喧嚷。瓷是冷的，那份鋪天蓋地的華麗，卻帶着一股暖烘烘的、屬於人間煙火的體溫。

這份溫熱，讓我忽然想起清人筆記裏的一則軼事，說的是康熙年間，廣州十三行的買辦，為宮裏採辦一批自鳴鐘。那鐘運到宮中，不僅能報時，更有活動的小人兒，到點便從鏤花的金門裏轉出來，敲擊音樂。太后看了喜歡，卻嫌那小人兒衣裳是西洋式樣，吩咐工匠：「給他們換上咱們的綾羅，臉孔也畫得喜慶些。」於是，珐瑯彩繪的匠人們，便在那方寸之間，用工筆細細描上團花紋的馬褂，點了朱唇與笑厖。物質的豐盈，讓審美有了「添一點，再添一點」的底氣與從容，彷彿不多，便不足以顯其盛，不繁，便不足以表其榮。那是一種

飽滿的、無需節制的誠意，是堆疊出來的盛世圖景。

我的思緒，卻不由自主地被左邊那片清寂的青色拉了過去。那青色背後，是另一番天地了。我想起蘇軾。他晚年被貶至海南，那真是國家的邊緣了。史料裏說，海南當時「食無肉，病無藥，居無室，出無友，冬無炭，夏無寒泉」。他給朋友的信中，卻還能苦中作樂地描述發現生蠔的歡喜，琢磨如何烹食。他的生活，是被迫的「樸素」，是物質層面的艱困。然而，就在這樣的境地裏，他寫出了「雲散月明誰點綴，天容海色本澄清」這樣的句子。他用的器物，想必也是粗陋的。但那份「本澄清」的觀照，是否正因剝離了諸多外物的紛擾，才愈發逼近生命的本真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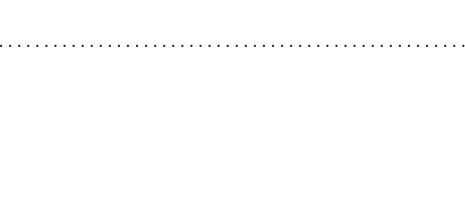
宋人便是將這種物質條件，或曰科技形態的局限，淬鍊成了一種主動的選擇與至高境界。他們的窑工，並非燒不出繁複的顏色。那是一種在當時的技術條件物質條件下的「窮而後工」。沒有遠方珍稀的礦料，便將腳下的土與火用到極致；物流艱難，器型便多為實用，線條因之純粹；農業在地，色彩便取自風霜雨露，青是雨過天青，白是月下凝脂。他們的「雅」，並非不食人間煙火，而恰恰是將人間煙火——那有限的、樸素的煙火——提煉出了神韻。宋朝的審美，是在窄門裏走出寬闊，在匱乏中生出豐饒的精神之花。



HK人與事
尉 岫

香港的冬天，比起老家，氣候宜人得多。選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出發，我按早前查好的路線，搭小巴到樂富天馬苑公園下車，便是到了登山起點：獅子山公園。然而畢竟是初到此地，還是因不熟路徑，錯過了規整的登山道，誤從運動場旁的鐵門而入，走到了人跡罕至的「野徑」。林木幽深，山路崎嶇，石階隱沒，越往上越是逼仄難行，幾處陡坡，尚需攀繩而上。我已近古稀之年，雖喜好登山，但面對眼前這樣的山路，不得不放緩腳步，一步一挪，咬牙向前，心中也難免幾分忐忑。

行至半途，偶遇兩位女士，帶着一名



重讀《瓦爾登湖》，整本書讀完，合上書頁的那一刻，我覺得這本四百多頁的書，就是想告訴我們一句話：人生在世，快樂就那麼簡單。

如果用梭羅的原話來說快樂這件事，那應該就是他在《更高的原則》一章中所寫的這段話，他說：「如果你滿懷欣悅地恭候每一個白晝黑夜，如果生命散發出花草那樣的芬芳馥郁，你就獲得了成功，它會更為靈動蓬勃、燦爛醒目、神聖不朽，整個天地會為你喝彩，你也有理由時時刻刻為自己祈福。」

梭羅細細地講述他在瓦爾登湖畔的簡約生活，搭建木屋，種豆，捕魚，欣賞瓦爾登湖的四時風景，與動物為鄰的故事，感受陽光、風，聽鳥鳴……很多細微之事，他都能發現美與快樂，葆有着欣悅蓬勃的生活態度。

恰如梭羅在《柏克農莊》那一章提到的一首詩中所寫：「一抹純淨的陽光，就能將最美的景致點亮……世間本無難解的謎題，自然毋須跟世人爭執，溫良恭順一似當初，像此刻身着樸素赭黃的工服。」

快樂就是這一抹純淨的陽光，不但把美麗的景致點亮，更把樸實平淡的生活點亮了。

其中閱讀是梭羅生活中的快樂之一，

冬日登獅子山 暖在心間

孩童。我不遠不近地跟在其後，不敢驚擾。山路僅容一人通過，她們卻時時回頭張望，似在默默拂拂着身後陌生的我，無言之中，已是一番善意。就這樣在這條充滿挑戰的路上堅持了約一個小時，我終於抵達了山間的回歸紀念亭。

大家在亭中休息時，其中一位女士看着我，微笑着說：「你真行，還跟着我們走完了這段路。」這時我才知曉，剛才走的這條路叫八仙徑，因為有一定難度，所以新手或是首次登獅子山的通常不會選擇這條路。

坐在回歸亭裏，孩子的母親告訴我，當天也是孩子第一次登獅子山，特意不讓她走修好的石階步道，就是想讓她體驗登山的艱難。「沒想到遇上你也是第一次登山，正好是一老一小。」她還關切地問我帶水了沒有，又熱情地向我介紹起獅子山。此時，我心裏正猶豫：是繼續往上，還是直接下山？因為早前做的登山攻略說再往山頂走，難度更大。她們似乎看出了我的遲疑，笑着鼓勵道：「你連剛才這段

路都走上來了，上面的路比這好走多了，肯定沒問題的。」

這幾句鼓勵，樸素卻有力量，如微光一盞，照散我心中的猶豫。我重整心緒，決定繼續向上。此後山路依舊有起伏，可每當疲憊欲歇，想起她們鼓勵的話語和真誠的笑容，便又添了幾分堅持。最終，憑着一股勁，我站上了獅子山之巔。

立於海拔四百九十五米的峰頂，風拂衣襟，港島風光盡收眼底。雲淡天闊，滿城燈火與青山相映，一路的辛勞，都化作滿心舒暢。

不少人說，香港人情疏離，可這一趟登山，卻讓我親眼所見、親身所感：陌生路人的關照，萍水相逢的善意，遠比傳言更真。

在這座國際化的大都市，在這條充滿挑戰的登山路上，那兩位女士和孩子的鼓勵就像冬日裏的暖陽，溫暖了我的心。這趟登山之旅，不僅讓我征服了獅子山，更讓我收穫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溫暖。

快樂就這麼簡單

他用了一章的篇幅來講閱讀的重要性。他引用了詩人卡瑪·烏丁·瑪斯特的一段話來講閱讀帶來的快樂：「只消坐下，便能在精神王國裏馳騁，在書本裏我也擁有這種便利；一杯美酒可以使人陶醉，滿飲這奧義的瓊漿同樣能夠讓我如醉如痴。」他覺得尊貴的書面語言，也就是那些經典的書卷，猶如繁星點點的蒼穹每每隱於層雲之後。而星辰就在那裏。

關於梭羅的快樂，印象深的還有他對紅松鼠的細微觀察。拂曉時分，他常常會被紅松鼠吵醒。他說紅松鼠竄至屋頂上上下下，好像專為此事蹦出了森林。冬天，梭羅會在門前雪地上為動物們扔點玉米棒子。黎明和黃昏，兔子會準時趕來享受美餐。而機敏謹慎紅松鼠則會整日來來往往，趣味良多。

梭羅細細地描述紅松鼠的動作和神情：「牠起先警覺地溜出橡樹叢，像風中的葉片時斷時續地跳過雪地；時而這邊，時而那邊，驅動坐騎，使勁飛奔，速度快得驚人，急得像在打賭，但每次下來都跑不了半杆之遠；突然又停了下來，面相滑稽，無謂地翻個筋斗，好像全世界都在盯着牠——即使在深幽無比的林間地帶。」

最有趣的是春天來了，紅松鼠會鑽到梭羅的屋子下面。當梭羅閱讀或者寫作的時候，紅松鼠會鑽到他的腳下，怪怪地叫着，咪咪地笑着。梭羅說那聲音「像是腳尖蹭轉，又似流水潺潺」。梭羅跺腳，紅松鼠會鬧得更兇，渾無懼意，對他的制止

不理不睬。

令我感觸頗深的就是梭羅的那一碗稀粥的故事。那是用來招待那位「冬天的來客」的。這塵世上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」的人太多了，但梭羅和這位冬天的來客不但能夠辨知食物真滋味，還就着這一碗簡單的稀粥「提出不少全新的人生理論」，用梭羅的話說，就是這碗粥裏既有宴客的快意，又有哲學所需的寧靜。

季節之間的變換，是生活中最尋常不過的事。尤其是熬過漫漫寒冬，春天的到來總會給我們帶來強烈的歡喜。梭羅的這份快樂簡直是萬物的多重奏了，他這樣描述着冬去春來的大地：「群鳥奮飛，歌聲陣陣，毛羽閃閃。草木奮身而起，花兒開始綻放。春風吹起，調整着兩極的隱微擺動，保持着自然的整飾平衡。每一次節候轉換對我們似乎都無與倫比，因此，春回大地一似宇宙生於混沌，又如黃金時代降臨人間。」

讀了梭羅的這段話，心裏浮現出泰戈爾的詩：「如果你因失去太陽而流淚，那麼你也將錯過群星了。」如何活得快樂，如何保持快樂的心態，一百多年前的梭羅似乎給出了答案：「如果我們能始終生活在當下，將落在我們身上的一切善加利用，像草葉一樣感戴哪怕微不足道的露珠所予的沾潤，如果我們不因追悔錯失的良機浪費時日，而放下這種所謂的責任，那麼，我們就是有福之人。」

「躍馬揚鞭」

「躍馬揚鞭——馬年新春文化展」正在位於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。展覽遴選與馬相關的精品文物一百二十餘件／套。圖為展出的木胎漆馬。

市井萬象

新華社